

卷九十

書名 紅樓夢一百二十卷即一百二十回 光緒二年北京聚珍堂活字印本
 撰者 清曹霽撰，清高頌續，清王希廉評
 卷 卷九十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4
 編號 D8653900

彩色首頁1

紅樓夢卷一

第一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

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

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

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

出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

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已往所賴

德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3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54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紅樓夢一百二十卷即一百二十回 光緒二年北京聚珍堂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第一回
 聚珍堂



紅樓夢卷九十

第九十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失綿衣貧女耐嗷嘈

送菓品小郎驚叵測

却說黛玉自立意自戕之後漸漸不支一日竟至絕粒從前十幾天內賈母等輪流看望他有時還有幾句話這兩日索性不大言語心裡雖有時昏暈却也有時清楚賈母等見他這病不似無因而起也將紫鵲雪雁盤問過兩次兩個那裡敢說便是紫鵲欲向侍書打聽消息又怕越鬧越真黛玉更死得快了所以見了侍書毫不提起那雪雁是他傳話弄出這樣緣故來此時恨不得長出百十個嘴

來說我沒說自然更不敢提起到了這一天黛玉絕粒之日紫鵲料無指望了守着哭了會子因出來偷向雪雁道你進屋裡來好好兒的守着他我去回老太太和二奶奶去今日這個光景大非往常可比了雪雁答應紫鵲自去這裡雪雁止在屋裡伴着黛玉見也昏昏沉沉小孩子家那裡見過這個樣兒只打諒如此便是死的光景了心中又痛又怕恨不得紫鵲一時回來纔好正怕着只聽聽外脚步走响雪雁知是紫鵲回來纔放下心了連忙站起來掀着裡間簾子等他只見外面簾子响處進來了一個人却是侍書那侍書是探春打發來看黛玉的見雪雁

在那裡掀着簾子便問道姑娘怎麼樣雪雁點點頭兒叫他進來侍書跟進來見紫鵲不在屋裡瞧了瞧黛玉只剩得殘喘微延嚇的驚疑不止因問紫鵲姐姐呢雪雁道告訴上屋裡去了那雪雁此時只打諒黛玉心中一無所知了又見紫鵲不在面前因悄悄的拉了侍書的手問道你前日告訴我說的甚麼王大爺給這裡寶二爺說了親是真話麼侍書道怎麼不真雪雁道多早晚放定的侍書道那裡就放定了呢那一天我告訴你時是我聽見小紅說的後來我到二奶奶那邊去二奶奶正和平姐姐說呢說那都是門客們借着這個事討老爺的喜歡往後好拉攏

續修紅樓夢
的意思別說大太太說不好就是大太太願意說那姑娘好那大太太眼裡看的出甚麼人來再者老太太心裡早有了人了就在偕們園子裡的大太太那裡摸的着底呢老太太不過因老爺的話不得不問問罷咧又聽見二奶奶說寶玉的事老太太總是要親上作親的憑誰來說親橫豈不中用雪雁聽到這裡也忘了神了因說道這是怎麼說白白的送了我們這一位的命了侍書道這是從那裡說起雪雁道你還不知道呢前日都是我和紫鵲姐姐說來着這一位聽見了就弄到這步田地了侍書道尔悄悄兒的說罷看仔細他聽見了雪雁道人事都不醒了熊

熊罷左不過在這一兩天了正說着只見紫鵲掀簾進來說這還了得你們有甚麼話還不出去說還在這裡說索性逼死他就完了侍書道我不信有這樣奇事紫鵲道好姐姐不是我說你又該惱了你懂得甚麼呢懂得也不傳這些舌了這裡三個人正說着只聽黛玉忽然又嗽了一聲紫鵲連忙跑到炕沿前站着侍書雪雁也都不言語了紫鵲灣着腰在黛玉身後輕輕問道姑娘喝口水罷黛玉微微答應了一聲雪雁連忙倒了半鐘滾白水紫鵲接了託着侍書也走近前來紫鵲和他搖頭兒不叫他說說侍書只得咽住了站了一回黛玉又嗽了一聲紫鵲趁勢問

道姑媽喝水呀黛玉又微微應了一聲那頭似有欲抬之意那裡拍得起紫鵲爬上炕去爬在黛玉傍邊端着水試了冷熱送到唇邊扶了黛玉的頭就到盥邊喝了一口紫鵲纔要拿時黛玉意思還要喝一口紫鵲便託着那盃不動黛玉又喝了一口搖搖頭兒不喝了喘了一口氣仍舊躺下半日微微睜眼說道剛纔說話不是侍書麼紫鵲答應道是侍書尙未出去因連忙過來問候黛玉睜眼看了點點頭兒又歇了一歇說道回去問你姑娘好罷侍書見這番光景只當黛玉嫌煩只得悄悄的退出去了原來那黛玉雖則病勢沉重心裡却還明白起先侍書雪雁說話

時他也模糊聽見了一半句却只作不知也因實無精神答理及聽了雪雁侍書的話纔明白過前頭的事情原是議而未成的又兼侍書說是鳳姐說的老太太的主意親上作親又是園中住着的非自己而誰因此一想陰極陽生心神頓覺清爽許多所以纔喝了兩口水又要問侍書的話恰好賈母王夫人李紈鳳姐聽見紫鵲之言都趕着來看黛玉心中疑團已破自然不似先前尋死之意了雖身體軟弱精神短少却也勉強答應了一兩句鳳姐因叫過紫鵲問道姑娘也不至這樣這是怎麼說你這樣唬人紫鵲道實在頭裡看着不好纔敢去告訴的回來見姑

娘竟好了許多也就怪了賈母笑道你也別怪他他懂得甚麼看見不好就言語這倒是他明白的地方小孩子家不嘴嫩脚嫩就好說了一回賈母等料着無妨也就去了正是

心病終須心藥治

解鈴還是繫鈴人

不言黛玉病漸減退且說雪雁紫鶻背地裡都念佛雪雁向紫鶻說道虧他好了只是病的奇怪好的也奇怪紫鶻道病的倒不怪就只好的奇怪想來寶玉和姑娘必是姻緣人家說的好事多麼又說道是姻緣棒打不回這樣着起來人心天意他們兩個竟是天配的了再者你想那一

年我說了林姑媽要回南去把寶玉沒急死了鬧得家翻宅亂如今一句話又把這一個弄得死去活來可不說的三生石上百年前結下的麼說着兩個悄悄的抿着嘴笑了一回雪雁又道幸虧好了僮們明兒再別說了就是寶玉娶了別的人家兒的姑娘我親見他在那裡結親我也再不露一句話了紫鶻笑道這就是了不但紫鶻和雪雁在私下裡講究就是衆人也都知道黛玉的病也病得奇怪也好得奇怪三三兩兩唧唧噥噥議論着不多幾時連鳳姐兒也知道了邢王二夫人也有些疑惑倒是賈母畧猜着了八九那時正值邢王二夫人鳳姐等在賈母房



申說閒話說起黛玉的病來賈母道我正要告訴你們寶玉和林了頭是從小兒在一處的我只說小孩子們怕甚麼以後時常聽見林了頭忽然病忽然好都爲有了些知覺了所以我想他們若儘着擱在一塊兒畢竟不成體統你們怎麼說王夫人聽了便呆了一呆只得答應道林姑娘是個有心計兒的至於寶玉歎頭歎惱不避嫌疑是有的看起外面却還都是個小孩兒形像此時若忽然或把那一個分出園外不是倒露了甚麼痕跡了麼古來說的男大須婚女大須嫁老太太想倒是趕着把他們的事辦辦也罷了賈母皺了一皺眉說道林了頭的乖僻雖也是

他的好處我的心裡不把林了頭配他也是爲這點子况且林了頭這樣虛弱恐不是有壽的只有寶了頭最受王夫人道不但老太太這麼想我們也是這樣但林姑娘也得給他說了人家兒纔好不然女孩兒家長大了那個沒有心事儻或真與寶玉有些私心若知道寶玉定下寶了頭那倒不成事了賈母道自然先給寶玉娶了親然後給林了頭說人家再沒有先是外人後事自己的况且林了頭年紀到底比寶玉小兩歲依你們這樣說倒是寶玉定親的話不許叫他知道倒罷了鳳姐便吩咐衆了頭們道你們聽見了寶二爺定親的話不許混吵嚷若有多嘴的

隱防着他的皮賈母又向鳳姐道鳳哥兒你如今自從身上不大好也不大管園裡的事了。我告訴你須得經點兒心。不但這個就像前年那些人喝酒耍錢都不是事。你還精細些。少不得多分點心兒。嚴緊嚴緊。他們纔好。況且我着他們也就只還服你鳳姐。答應了。娘兒們又說了一回話。方各自散了。從此鳳姐常倒園中照料。一日剛走進大觀園。到了紫菱洲畔。只聽見一個老婆子在那裡嚷鳳姐。走到跟前。那婆子纔瞧見了。早垂手侍立。口裡請了安。鳳姐道。你在這裡鬧甚麼。婆子道。蒙奶奶們派我在這裡看守花菓。我也沒有差錯。不料那姑娘的了頭說我們是賊。

鳳姐道。爲甚麼呢。婆子道。昨兒我們家的黑兒跟着我到這裡頑了一回。他不知道。又往那姑娘那邊去瞧了一瞧。我就叫他回去了。今兒早起聽見他們了頭說丟了東西。了我問他丟了甚麼。他就問起我來了。鳳姐道。問了你一聲。也犯不着生氣。呀。婆子道。這裡園子到底是奶奶家裡的。並不是他們家裡的。我們都是奶奶派的。賊名兒怎麼敢認呢。鳳姐照臉啐了一口。罵聲道。你在我跟前嘮嘮叨叨的。你在這裡照看姑娘。丟了東西。你們就該問哪。怎麼說出這些沒道理的話來。把老林叫了來。攆出他去了。頭們答應了。只見那岫烟趕忙出來。迎着鳳姐。陪笑道。這使

不得沒有的事事情早過去了鳳姐道姑娘不是這個話
倒不講事情這名分上太豈有此理了岫烟見婆子跪在
地下告饒便忙請鳳姐到裡邊去坐鳳姐道他們這種人
我知道他除了我其餘都沒上沒下的了岫烟再三替他
討饒只說自己的了頭不好鳳姐道我看着那姑娘的分
上饒你這一次婆子纔起來磕了頭又給岫烟磕了頭纔
出去了這裡二人讓了坐鳳姐笑問道你丟了甚麼東西
了岫烟笑道沒有甚麼要緊的是一件紅小襖兒已經舊
了的了我原叫他們找找不着就罷了這小了頭不懂事問
了那婆子一聲那婆子自然不依了這都是小了頭糊塗

不懂事我也罵了幾句已經過去了不必再提了鳳姐把
岫烟內外一瞧看見雖有些皮綿衣服已是半新不舊的
未必能暖和他的被窩多半是薄的至於房中桌上擺設
的東西就是老太太拿來的却一些不動收拾的乾乾淨
淨鳳姐心上便狠愛敬他說道一件衣服原不要緊這時
候冷又是貼身的怎麼就不問一聲兒呢這撒野的奴才
了不得了說了一回鳳姐出來各處去坐了一坐就回去
了到了自己房中叫平兒取了一件大紅洋縐的小襖兒
一件松花色綾子一抖珠兒的小皮襖一條寶藍盤錦鑲
花綿裙一件佛青銀鼠褂子包好叫人送去那時岫烟被

那老婆子聒噪了一場雖有鳳姐來壓住心上終是不安想起許多姊妹們在這裡沒有一個下人得罪他的獨自我這裡他們言三語四剛剛鳳姐來碰見想來想去終是沒意思又說不出來正在吞聲飲泣看見鳳姐那邊的豐兒送衣服過來岫煙一看決不肯受豐兒道奶奶吩咐我說姑娘要嫌是舊衣裳將來送新的來岫煙笑謝道承奶奶的好意只是因我丟了衣服他就拿來我斷不敢受你拿回去千萬謝你們奶奶承你奶奶的情我算領了倒掌個荷包給了豐兒那豐兒只得拿了去了不多時又見平兒同着豐兒過來岫煙忙迎着問了好讓了坐平兒笑說

道我們奶奶說姑娘特外道的了不得岫煙道不是外道實在不過意平兒道奶奶說姑娘要不收這衣裳不是嫌太舊就是瞧不起我們奶奶剛纔說了我要拿回去奶奶不依我呢岫煙紅着臉笑謝道這樣說了叫我不敢不收又讓了一回茶平兒同豐兒回去將到鳳姐那邊碰見薛家差來的一個老婆子接着問好平兒便問道你那裡來的婆子道那邊太太姑娘叫我來請各位太太奶奶姑娘們的安我纔剛在奶奶前問起姑娘來說姑娘到園中去了可是從那姑娘那裡來麼平兒道你怎麼知道婆子道方纔聽見說真真的二奶奶和姑娘們的行事叫人感念

平兒笑了一笑說你回來坐着罷婆子道我還有事改日再過來瞧姑娘罷說着走了平兒回來回復了鳳姐不在話下且說薛姨媽家中被金桂攪得翻江倒海看見婆子回來迷起岫烟的事寶釵母女二人不免滴下淚來寶釵道都爲哥哥不在家所以叫邢姑娘多吃幾天苦如今還虧鳳姐姐不錯俗們底下也得留心到底是俗們家裡人說着只見薛蝌進來說道大哥哥這幾年在外頭相與的都是些甚麼人連一個正經的也沒有來一起子都是些狐羣狗黨我看他們那裡是不放心不過將來探探消息兒罷咧這兩天都被我趕出去了以後吩咐了門上不許

傳進這種人來薛姨媽道又是蔣玉函那些人哪薛蝌道蔣玉函却倒沒來倒是別人薛姨媽聽了薛蝌的話不覺又傷心起來說道我雖有兒如今就像沒有的了就是上司準了也是個廢人你雖是我姪兒我看你還比你哥哥明白些我這後輩子全靠你了你自己從今後要學好再者你聘下的媳婦兒家道不比往時了人家的女孩兒出門子不是容易再沒別的想法頭只盼着女婿能幹他就有日子過了若邢了頭也像這個東西說着把手往裡頭一指道我也不說了邢了頭實在是個有廉恥有心計兒的又守得貧耐得富只是等俗們的事情過去了早些把你

們的正經事完結了也了我一宗心事薛蝌道琴妹妹還
沒有出門子這倒是太太煩心的一件事至於這個可算
甚麼呢大家又說了一回閒話薛蝌回到自己房中吃了
晚飯想起邢岫烟住在賈府園中終是寄人籬下況且又
窮日用起居不想可知况兼當初一路同來模樣兒性格
兒都知道的可知天意不均如夏金桂這種人偏教他有
錢嬌養得這般潑辣邢岫烟這種人偏教他這樣受苦閻
王判命的時候不知如何判法的想到悶來也想吟詩一
首寫出來出出胸中的悶氣又苦自己沒有工夫只得混
寫這

蛟龍失水似枯魚 兩地情懷感索居

同在泥塗多受苦 不知何日向清虛

寫畢看了一回意欲拿來粘在壁上又不好意思自己沉
吟道不要被人看見笑話又念了一遍道管他呢左右粘
上自己看着解悶兒罷又看了一回到底不好拿來夾在
書裡又思自己年紀可也不小了家中又碰見這樣飛災
橫禍不知何日了局致使幽閨弱質弄得這般淒涼寂寞
正在那裡想時只見寶蟾推進門來拿着一個盒子笑嘻嘻
嘻放在桌上薛蝌站起來讓坐寶蟾笑着向薛蝌道這是
四碟菓子一小壺兒酒大奶奶叫給二爺送來的薛蝌陪

笑道大奶奶費心但是叫小了頭們送來就完了怎麼又勞動姐姐呢寶蟾道好說自家人二爺何必說這些套話再者我們大爺這件事實在叫二爺操心大奶奶久已要親自弄點甚麼兒謝二爺又怕別人多心二爺是知道的偕們家裡都是言合意不合送點子東西沒要緊倒沒的惹人七嘴八舌的講究所以今日些微的弄了一兩樣菓子一壺酒叫我親自悄悄兒的送來說着又笑瞅了薛蝌一眼道明兒二爺再別說這些話叫人聽着怪不好意思的我們不過也是底下的人伏侍的着大爺就伏侍的着二爺這有何妨呢薛蝌一則秉性忠厚二則到底年輕只

是回來不見金桂和寶蟾如此相待心中想到剛纔寶蟾說爲薛蟠之事也是情理因說道菓子留下罷這個酒兒姐姐只管拿回去我向來的酒上實在狠有限擠住了偶然喝一鍾平白無事是不能喝的難道大奶奶和姐姐還不知道麼寶蟾道別的我作得主獨這一件事我可不敢應大奶奶的脾氣兒二爺是知道我拿回去不說二爺不喝倒要說我不盡心了薛蝌没法只得留下寶蟾方纔要走又到門口往外看看回過頭來向着薛蝌一笑又用手指着裡面說道他還只怕要來親自給你道乏呢薛蝌不知何意反倒赳赳的起來因說姐姐替替我謝大奶奶罷

天氣寒看涼着再者自己叔嫂也不必拘這些個禮寶蟾也不答言笑着走了薛蝌始而以爲金桂爲薛蟠之事或者真是不過意備此酒菜給自己道乏也是有的及見了寶蟾這種鬼鬼祟祟不尷不尬的光景也覺了幾分却自己同心一想他倒底是嫂子的名分那裡就有別的講究了呢或者寶蟾不老成自己不好意思怎麼樣却指着金桂的名兒也未可知然而倒底是哥哥的屋裡人也不好忽又一轉念那金桂索性爲人毫無閭閣理法況且有時高興打扮得妖調非常自以爲美又焉知不是懷着壞心呢不然就是他和琴妹妹也有了甚麼不對的地方兒所

以設下這個毒法兒要把我拉在渾水裡弄一個不清不白的名兒也未可知想到這裡索性倒怕起來正在不得注意的時候忽聽牕外撲哧的笑了一聲把薛蝌倒唬了一跳未知是誰下回分解

評曰

黛玉之夭亡已是意中事然竟絕粒而死不但文情徑直無味且轉覺鍾情尙未至深死亦死得糊塗今因聽訛言而覓死又因聽密語而復生委曲纏綿文愈曲而情愈深且反跌後文竟娶寶釵更爲緊奏

賈母欲將寶玉移出園外既照應前文襲人對王夫

人一番說話又伏寶玉病後移出地步吩咐寶玉定
親不要叫黛玉知道伏後文冲喜掉包黛玉驚迷情
事

寫邢岫煙之涵養反襯夏金桂之淫蕩

鳳姐送衣服是敬重岫煙金桂送菓酒是勾引薛蝌

一正一邪互相映襯

紅樓夢卷九十終

紅樓夢卷九十一

第九十一回

洞庭玉希廉雪香評

縱淫心寶蟾工設計

布疑陣寶玉妄談禪

話說薛蝌正在狐疑忽聽牕外一笑唬了一跳心中想道
不是寶蟾定是金桂只不理他們看他們有甚麼法兒聽
了半日却又寂然無聲自己也不敢吃那酒菓掩上房門
剛要脫衣時只聽見牕紙上微微一响薛蝌此時被寶蟾
鬼混了一陣心中七上八下竟不知是如何是好聽見牕
紙微响細看時又無動靜自己反倒疑心起來掩了懷坐
在燈前呆呆的細想又把那菓子拿了一塊翻來覆去的